

# 太平天国甲子年正月號令

謀奇高海松江人民消胡兵易各宜去之

天恩母得自取滅亡事照符代奏安良國宜速降而稱臣而開從招尤宜速還而懷來錄念

本看自去冬歲水

簡卽統師上淮江楚後由江楚班師南歸

降之更著則爵之祿之無不在于仰體

上天無生之德我

主愛將士之心而戡亂治平相降納威撫允一帶人民亦所深和萬約見也茲因東南興國

立歸英版籍而惟有南

王維周正元化

譯

敵特分節五路水陸並進追攻尚海

人武將恐懼但和長蒙之本高弱無所歸為是皆猶

諭先奉行宋張貼仰爾高海松江一帶人民兵勇知悉爾等試看我師而來撫納各處投誠之人者即赦爾亦照該等心早就之如日之歸之私承首當於既良者報加意撫安禁於時降之者留掌

均因至於在高海留易之洋商士商之成約各宜自安而不相擾自前之後倘不遵我

王化而降則送高思相報我師抗敵固是心誠難火自取滅亡無往

本藩師列而大肆放戮之威有傷天地之和其宜深遠毋

# 太平天国甲子年正月號令

## 亲历记

英吟唸著

王维周

王元化  
译

## 亲历记

# 太平天国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建纲

**Lin Le (A. F. Lindley)**  
**Ti 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London, Day & Sons, 1866.**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英〕呤 咻 著  
王维周 王元化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书在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9 字数 541,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656-4/K·643  
定价 50.00元

忠王颁发给呤唎的凭照(载原书卷首)

真忠軍師忠王李

為

給應事並有洋兄弟令到前往上海寧波一帶  
辦办兵船凡是經過地方隨時接濟米糧油鹽菜  
伙等件不致缺乏為要一經办就即駕至嘉興縣  
又謂 諸王查收並計給價值可也再仰沿途扒手  
閑卡官兵駁明放行並准其往來毋阻切以此  
憑

太平天国癸卯年十月

日

天王洪秀全像（载原书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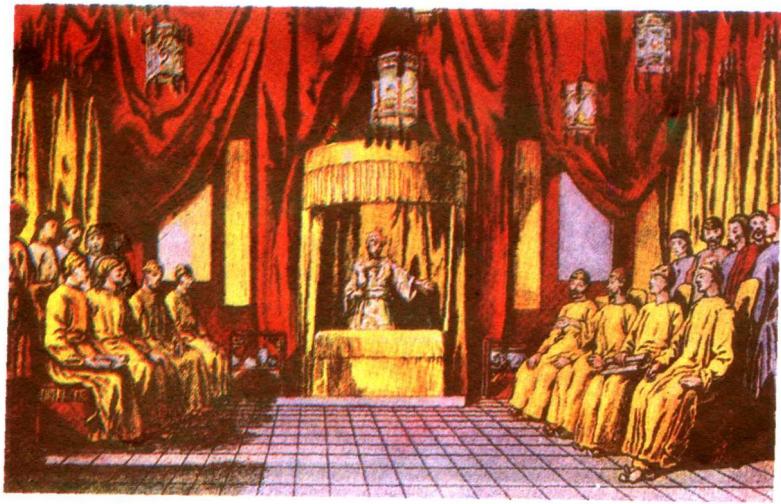
忠王常饰像(载原书第3章73页) 忠王冠服像(载原书第9章244页)



太平军发式(载原书第3章25页) 太平天国官吏夫人的服饰(载原书第12章3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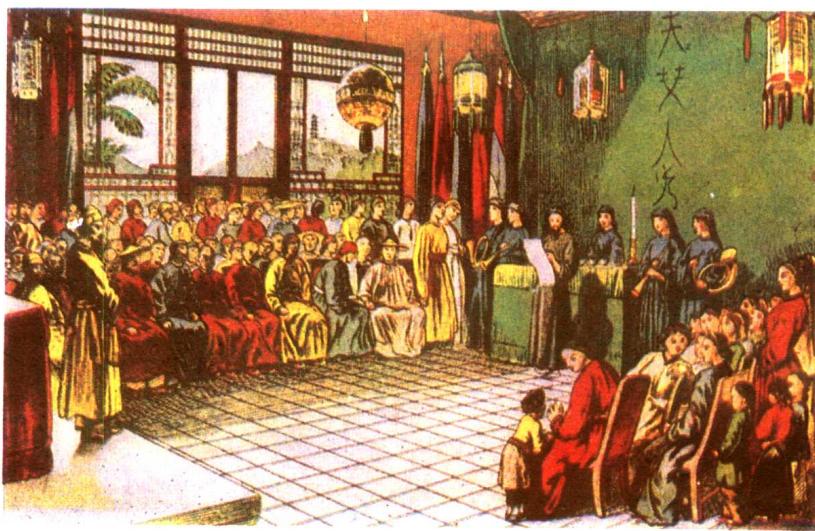
太平军作战图（载原书第3章68页和69页之间）忠王举行军事会议（载原书第9章242页和243页之间）



鞑靼骑兵在湖口溃败(载原书第9章260页和261页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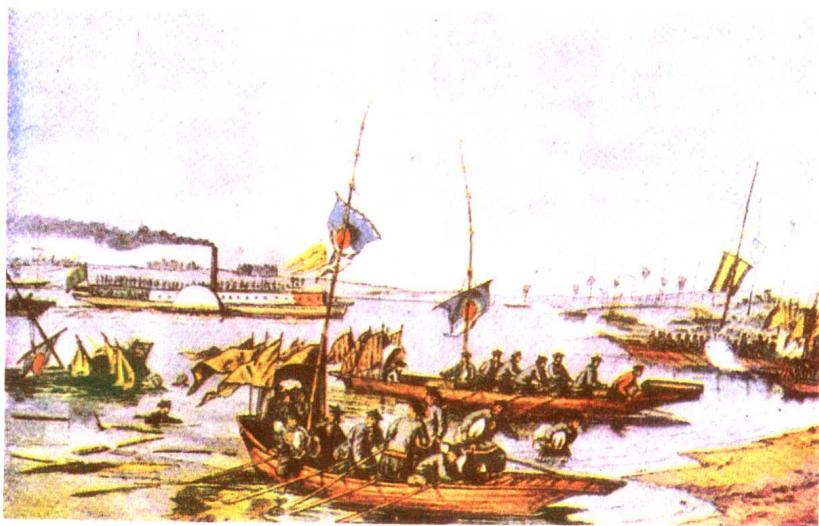


一个太平天国的礼拜堂(载原书第13章360页和361页之间)



无锡水战与清军炮船（载原书第133章674页和653页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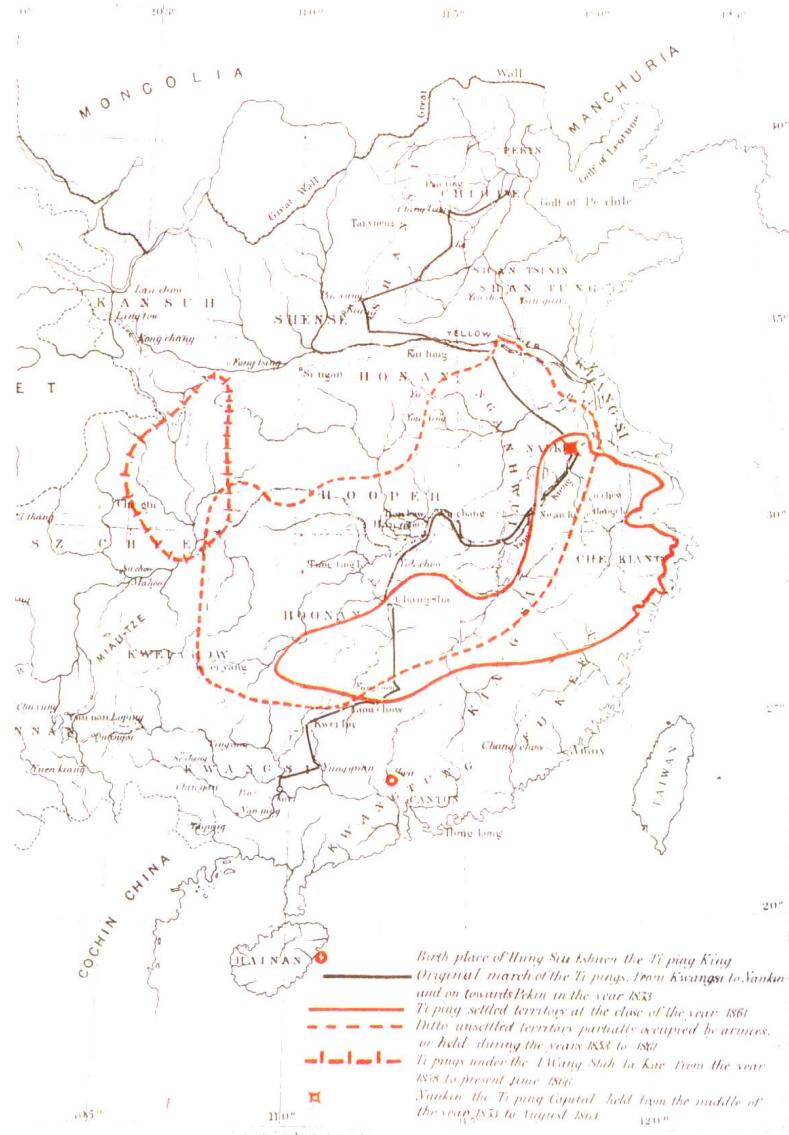
忠王李秀成率领下进围上海之太平军部队



隊部軍平太之海上圍進下領率成秀忠王



太平军作战示意图



## 出 版 说 明

本书原名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的叙述》。1866年由伦敦“Day & Sons”出版公司发行，字数约五十万言。这部书提供了有关太平天国的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15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孟宪承先生的节译本，书名改作《太平天国外纪》，字数压缩在十二万左右。1962年由王维周先生、王元化先生父子按照原书全文重译，书名改为《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出版时为保存这部资料书的原来面目，没有作任何删节。

1986年曾再版发行，不久，该书即告售罄。今再作校订，并将上海档案馆馆藏的一帧李秀成部进军上海时所摄之像片制版披露，同时把略去的太平天国《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重新排印出来，作为这一译本的新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呤唎，英国人，曾在英国海军供职。1859年来华后辞去海军职务。1860年进入太平天国境内，接受了忠王的委任，并偕未婚妻和几位友人一同参加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工作，至1864年返国止，约有四年之久。他多次随忠王出征，经常前往上海，为太平天国招募外国志愿军，采办军火，供应粮食，进行宣传，并组织了一支直属忠王领导的教练军，参加作战。

他为此而遭到上海英国当局的通缉。他的妻子和几位友人都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作者对太平天国抱着热烈的同情态度，对清政府及英国侵略者则痛加抨击。书中援引了丰富的材料，包括英国的官方文件，以与作者之亲身经历见闻，互相印证，详加剖析。此外，对太平军的作战、阵法、婚姻、税收、法庭等方面实践，以及太平天国的人物群像，自首长至兵士，都有认真的记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据作者自己说，他写作本书是由于受到了太平天国领袖的嘱托。作者虽以同情态度写了自己的见闻，但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他过于渲染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基督教的色彩，并常常站在英国商业资本要求发展“贸易”的立场说话。为了揭露清政府的黑暗，有时竟把清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群众也加以丑化。这些地方仍据原文译出，以便读者可以全面地认识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原书所引太平天国及清方的文献，凡能在史料中查出原文的，悉予校录，未能查出原文的，则据英文回译，并予注明。本书涉及当时我国人名地名之处极为广泛，作者本人不通华语，译员又是广东人，故译音每多讹误，经译者细加考核，据原名更正，并于注释中注明；也有少数错误译音，无法查对核实，只好照原文译出，并也在注译中加以说明。原书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情况和现有史料记载有显著出入，则另加注释。为了读者查阅方便起见，译者还编制了《外国人名汉英对照表》，列于书后，以供读者查考。作者在行文间屡加重点符号，译本只择重要的地方予以保留，其余全都省略了。原书附有彩色插图二十一帧、木刻锌版插图七帧，此译本中亦择要收入。

王维周先生、王元化先生的这一译本出版时，曾承罗尔纲  
先生撰写了前言，钱实甫先生增补了注释，今仍予以保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0

## 新版本译序

本书原名 *Ti 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英国吟喻 A. F. Lindley 撰。1866年伦敦 Day & Sons 出版公司出版。196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译本。1986 年再版发行。现已经过了十多年，迄今尚未重新印行，该书早已售罄。兹再作校订，并商得上海档案馆同意，将馆藏的唯一一张李秀成部进军上海时所摄的像片制版披露，作为这一译本的新的版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五十年代末，由先父和我共同翻译的。他翻译了前八章，我翻译了第九至二十六章。全书完稿后再经我作最后的校定和润色。在 1986 年的中华书局再版本中，我写了一篇跋文记述我们翻译此书的经过。那时先父已去世，我在那篇跋文中说：“译此书时，先父已届高龄，可是出版社限时限刻，索稿甚急。因此大部分译事落在我的头上。那时我大病初愈，工作尚未分配，有的是时间，每天几乎工作在十小时以上。过去，我对太平天国史很感兴趣，所以翻译时不太感到陌生，这给我不少方便。但本书是一百多年前用英文写的，凡我国人名、地名、职官名、文书等，均需回译。其中有不少这类译文，当原作者由中文译成英文时，即打了很大折扣，现在又须据此颇成问题的英译回译成中文，确实使我汗流浃背，穷于对

付。每逢碰到许多译得不准确的人名或地名时，往往煞费斟酌，需要查对不少史料，方可下笔。但即使如此，也还难免讹误。在职官方面，原作者以当时英国政府和军队的职称来称谓清方及太平天国的官名与军衔，这种欧化译法简直使人无法捉摸。我在翻译时，几乎无一例外，需要查阅有关史籍，寻找线索，才能译出正确无误的原名。回译清方文书（大臣奏摺和皇帝上谕），尚有《东华录》可考，这虽然极其耗时费事，但终究还不致茫然无措。最使我头疼的是回译现已亡佚的太平天国文书，手边一无可参考的资料，全要自己硬着头皮，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这是一件吃力而不能讨巧的工作。回译时既需要不违反太平天国文书的特殊文体，又需要照顾太平天国文书的特定用语和避讳，同时又不能离开作为唯一依据的英译原文。尽管在翻译时在这方面花足了力气，但能否做到近似原件，我还是没有把握的。……回忆我在翻译此书时，先父在旁时加指导，这些情景，至今仍在目前，令我难忘。如今他已弃世八年了。我感到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未亲眼目睹‘四人帮’的覆灭。在十年浩劫中，他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切肤之痛。倘使他能知道此书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得以重版，他一定是十分高兴的。1983年初春记王元化于上海。”

1961年本书一出版，夏衍即来信说：“我在报上看到了这本书的介绍，就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张骏祥同志，建议以此书为基础，编一个电影剧本。”几乎在同时，友人郑效洵从北京来沪，告诉我冯雪峰想根据本书写一部长篇，还准备沿着忠王作战路线作实地踏勘，但后来似乎终未动笔。这本书引起了文艺界不少人的兴趣，大概是由下述一些原因。本书在前人记载中是少数同情太平天国的著作之一。作者是一位外国

人，这就更为难得了。呤唎原是英国派往中国的海军军官。他到上海不久，就弃军职而经商，为太平军购办军火，并一度投李秀成麾下，助太平军作战。作者对李秀成抱着深切的同情，甚至怀有敬意。他自称“本书是遵照伟大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嘱托而写的”。扉页上则写下了“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由于以上原因，人们把作者的记述视为太平天国的信史，而不像那些大量的怀有偏见的著述，多诬蔑不实之词。本书在国内影响很大，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所陈列的图像，就是据本书插图仿制的。本书以记述李秀成事迹为主。太平天国后期，天京内讧，领导层日趋腐化，李秀成力挽危局，成了太平天国中唯一可以担当与清军抗衡重任的人物。他处在内受天王猜忌，外遭强大清军步步紧逼的险恶情势下，居然使太平天国苦撑许多年，打过好几场硬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博得了作者的好感和尊敬。本书第二十三章记述作者在无锡与李秀成最后离别时的情形说：“我和忠王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见，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我跟他握手告别，准备转身离去时，他那双美丽的眼睛所流露出来的生动表情。他的目光表示着友爱，对于我过去服务的感激，对于未来的忧虑，以及一种默默深情的请求，期望我不要在他困难的时刻也像别人一样离弃他。这使人深记不忘的一瞥，在我们之间更增加了一层只有死才能消除的联系，仅仅这样一种联系就要使我竭尽全力去帮助忠王。”作者这段话是在太平军已面临不可挽回的失败命运时说的，所以显得十分沉痛。在这以后，他为他所同情的太平天国所作的唯一事业，就是写出这本记述太平天国的史实以昭告世人。